

诗路放歌

天使之雪

◆余金鑫

天使之雪

凛冽时刻
从天而降的白衣天使
正在抢救这条河流
铺天盖地的精灵
脚步匆匆
争先恐后
赶赴盛事

抢先过河的一拨儿
用品莹之躯
铺开一条纯洁平坦的道路
已通过桥的一部
继续拼命向前奔跑
后续部队
漫山遍野
蜂拥而至

一年又一年
一批批天使
从这条河流上越过
从没停息

礼物

今夕何夕
如愿以偿
我终于拥有了
一场肆意挥发的漫天大雪
我要
密密地缝
细细地织
就着这灵光一现的舞台
纯洁的时光
为你献上一袭晶莹的外衣
和一刹夺目的光华

夜雪歌

举重若轻
拉开紧绷的天空
漆黑的弓弦
射下
纷纷扬扬
白色的
箭矢

一枚枚箭矢
怀抱初心
冲将过来
一意要刷白
你的幽深领地

题词

一方纯洁的心室
早已打开
一幅白雪的长卷

等待着
子夜时分
你的一列快车

笔走龙蛇
酣畅淋漓
写下期待已久的字迹

一念而至
一挥手
一箭闪电般飞过
一刀裂帛后远去

黎明时分
一方纯洁的心室
奔涌而来

铺展开去的一幅白雪的长卷
珍藏了你
流星般的足迹
蛟龙的气息

灯下漫笔

雪之魅

◆殷雪林

雪是昊天撒落的花朵，是冬日的精灵，是春的使者，捧着一颗圣洁的心，从遥远的天际翩翩降临。

如果没有雪，冬天太过萧索、沉寂、复查，有了雪，世界上变得新鲜、美丽、生动、可爱、充满魅力！

等得有些心焦，冬天已经让人落寞消沉些时日了。忽然有一天，天上飘起了雪花，首先发现的是小孩子们，小孩子是最具天然灵性和清纯目光的，不知是哪个童音最先喊了一声：看，天上的梨花开了，许多人诧异地同时抬头，瞬间开始了惊喜，无心的话语说得多新奇，多浪漫，多富有诗意啊！好像春天一下子来临似的，那空中突然出现的朵朵洁白雪花，不正像千树万树乍然开放的梨花吗？小孩子们兴奋地大呼小叫：下雪了！天上的梨花开了！有曼妙的女子和青春正好的小伙忙伸出双手，将那轻盈而落的晶莹花瓣捧在了掌心里，于是蹦跳着惊呼：我接着梨花了，对方雀跃地回答：我也接着梨花了。转身倏忽都融化在手心里

不见了，两人哈哈大笑，又都欢呼着跑去接这天上缓缓飘落的花晶花瓣去。更多的孩子和年轻人被这天真的举动感染，也纷纷加入这浪漫的追逐，满街洋溢着惊喜和欢笑，满街泼洒着诗情画意。

等到惊喜慢慢散尽，雪花开始大了些，继而越下越大，世界仿佛静默了，好像什么声音都听不见，都淹没在纷纷扬扬簌簌的雪花里。各式各样的花伞像彩色的蘑菇悄悄绽放，街上纷繁变换着五颜六色，百般红紫斗芳菲。不多久，树枝上、屋顶上、墙头上、窗台上、台阶上、空地上、人家的院子里都被上了雪，到处洁白，地上那人和鸟曾没有留下痕迹的地方，仿佛老天爷给大地一篇洁白的信笺，抑或大地留给尘世一方纯洁的处女地。不能抬头，亦不能睁眼，空中鹅毛飘飞。

雪一直下，漫天飞撒，像撒盐，落在郊野里，感觉似乎更大些，淹没了田畴，淹没了庄稼，淹没了道路，覆盖了村庄，覆盖了旷野。半天工夫大地臃肿起来，

又像是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棉絮似的，一切看上去都软绵绵的，被装扮得胖乎乎的可爱极了，世界这时变得像童话里一般美好纯洁。不好出门，都猫在家里，这一夜静得出奇，许多人的梦里闯进、盛开着美丽的雪花，并憧憬着雪花融化后雪水默默润泽大地，将会带来一个生机勃勃的崭新未来，于是在梦里不断幻想着，展望着大好前程。

早上起来一推开门，呀！世界白茫茫一片银装素裹，远山、田野、人家的房舍、花草树冠都像镶了玉，雪白晶莹，玉树琼枝。那一条没结冰的小河倒成了一条黑色的带子，温柔地缠绕着小城。树干、树冠、房基、墙体……还有野外那难以被雪覆盖的物体和地方，露出黑或灰色，与那白雪对比，黑的更黑，白的更白，远远地看，天底下仿佛只有黑色和白色，这时你会惊讶大自然的伟力，不费一笔一墨，将天地描绘成了一幅具有宏大气魄的黑白水墨画，多美多壮观的画啊！黑白相间，白是主色调，白得莽莽苍苍，白得漫山遍野。黑是次色调，

只在那白雪浅薄和无法落脚处着墨，却黑得素雅分明。再高明的画家也画不出这对立和谐天然统一的巨幅山水画，最好默默用眼去观察用心去体悟这场大雪的韵致和它所创造的一个粉妆玉砌的黑白世界。

小孩子们是耐不住寂寞和不惧寒冷的，纷纷闯进这冰天雪地的画里，追逐、滑雪、打雪仗、堆雪人……最有趣的是在空旷的雪地里或是寂静的园子里，扫去积雪露出一小块地面，撒上谷子，支起筛子罩鸟玩，洁白的雪地处处泼洒着活力、飞溅着天真烂漫的欢乐。也有那穿红着绿的姑娘和朝气蓬勃的小伙跑到画里，在冰雕玉琢的树下嬉戏、打闹、拍照，将雪景和靓丽的情影定格在青春洋溢的时光里。

白雪助得寒梅魂，愈寒愈冻愈精神，冰天雪地的旷野里，一树蜡梅傲然披雪绽放，黄蕊的，勇敢吐露着心香，寒风里香溢清冽，仿佛正为冰封的大地吹奏一曲载满生机和希望的迎春曲。



绿城杂俎

虎携猫舅拜大年

◆周振国

“俗言猫为虎舅，教虎百为，惟不教上树。”这是大诗人陆游在其诗《嘲畜猫》中自注中说的。后来清代诗人孙枝蔚《闲趣》诗中也有句：“浮萍叶大鱼快活，鸚鵡声高虎舅来。”原来百兽之王的老虎，还有个猫舅舅！俗话说“外甥随舅，侄女像姑”，怪不得老虎和猫模样儿像得紧。当然，其实猫有个别名，就叫“虎舅”。

这里有一则寓言或民间故事，叫《老虎学艺》，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曾提到过，说小时祖母摇着芭蕉扇给他讲过这个故事，当然，这个故事情节想必都听说过：很久以前，虎没什么能耐，便拜猫为师，学习各种本领。可虎在学会纵、跳、蹿、扑等诸般技之后，以为学艺到家，一心想独霸天下的它便凶相毕露，要一口吃掉师傅。但猫从容而敏捷地纵身爬上了树梢。虎没曾想猫还留了一手，蹲在树下无计可施，便又央求猫把上树的本领再传授给它。猫自然不会上当，虎也就终于没有学会猫上树的本领。

民间或者寓言故事多是人们为了明理启智而虚构的，自然当不得真。那么虎和猫到底是咋回事，或者说到底有怎样的渊源呢？

根据动物分类学，虎和猫同属猫科动物，它们有共同的祖先，即生活在距今约3000万年前的始猫，又称原猫。始猫也是地球上所有猫科动物最早的祖先，被称为“万猫之祖”。虎和猫的分化，是从亚科开始的，猫科分为猫科下的猫亚科，虎则成为豹亚科。最早的猫亚科动物亚洲猫出现在距今约950万年前，最早的豹亚科动物龙担虎出现在距今约250万年前，也就是说猫和虎是先后出现的，时间差约700万年。而猫亚科和豹亚科早在1080万年前就从猫科开始分化了，前者比后者早了约130万年。这就是说，从虎和猫的进化来看，它们除了有共同的祖先外，已经分道扬镳上千万年了。当然，这种分化是几经迁徙适应环境的结果，所谓适者生存。

不过虎和猫仍有96%的相同基因，它们都身行敏捷，都有坚硬锋利的牙齿和可伸缩的利爪，且都善于伏击猎物。因为相似度高，故有“大猫”“小猫”之谓，还诞一成语：“照猫画虎”。但差别也明显，豹亚科虎豹狗块头都比较大；豹亚科除了猎豹、美洲狮外，猫、猞猁、豹猫、虎猫、狞猫等块头都小点儿。还有，因生理结构的差异，豹亚科动物能发出咆哮或者吼声，而猫亚科包括猎豹、美洲狮等，只能发出喵喵叫；豹亚科瞳孔可以缩小，猫亚科则只能变成线状。关键是，从基因角度说，猫的染色体为19对，虎为18对，因为染色体数和遗传基因不同，所以虎和猫是不能配对的。

《风俗通义》中说：“虎，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虎图腾已成为几千年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今虎年又至，虎颜大悦，喜携猫舅拜大年，一拜华夏吉祥，国泰民安；二拜疫情早去，人类免殃；三拜天地有爱，万物芬芳。

新书架

《中国农民城》：为奋斗留下凝重记录

◆张梦瑶

中国城建史有两大奇迹，一是深圳，二是龙港。设镇时龙港仅五个小渔村，一片滩涂。在国家没有投资的情况下，镇党委、镇政府动员了一批先富起来的农民集资建城，创造了震撼全国的“龙港速度”，为中国城市化和共同富裕提供了浙江途径与经验，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2019年国务院决定龙港撤镇设市。鲁迅文学奖得主朱晓军教授历时两年，采访近百人，通过深度采访和调研，以冷静的笔触、深刻的思考，有画面感的细节，巧妙而风趣的叙述再现这一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动人心弦的史诗般的创业史。

作为一个会讲故事的作家，朱晓军更是一个真实的生活者和生活中的有心人，《中国农民城》记录了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成果，记录了人民奔小康路上的脚步和印记，为人们的奋斗、民族的奋进留下炽热而凝重的记录。关注国计民生，记录时代前沿成果，是报告文学创作具备社会责任和责任意识的重要体现，也是作家人情怀的最好表现。朱晓军的新长篇《中国农民城》不仅以客观、真实的立场记录了中国第一个不设乡镇和街道的“镇改市”龙港由农民集资建设发展的历程，更在文中以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生计境遇问题为暗线，引而不发的展示了龙港所特有的原生自发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聊斋闲品

过年的意义

◆宋子牛

情的淳朴与宽厚。

过年，是一种激动，一种憧憬。尽管我们很平凡，但我们一样有美好的愿望。在虎年岁首，希望老年人都平安健康，生命之树常青，给大人和孩子，也给自己多一份快乐。希望年轻人家和业旺，心想事成。尽管岁月多舛，相信只要心态健康，勇往直前，新的希望就会变成现实。对孩童来说，新衣服、压岁钱、放鞭炮、走亲戚，是梦中都笑醒的好事；“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坐久灯烬落，看北斗斜。”人们各有各的激动，为事业、为升迁、为妻儿、为老小，更多的则是运筹、忙碌和“走动”。

过年，是一种怀念，一次盘点，自然不全是商人年终的盈亏。天增岁月人增寿，年轮走过，留下的是沟壑，平添的是智慧。桑榆晚晚，心绪安澜，多少往事已成为美好而温馨的记忆。时光荏苒，那

些晨风春雨，春华秋实，平淡或精彩，高潮或低谷，都像“无言的歌”，留下了“不能忘怀的眷恋”。并不风调雨顺，歌舞升平的辛丑年，我们有痛苦也有欢乐，有成绩也有欠账，有挫折也有教训，有奋斗也有失败，遭遇了灾难也收获了经验，交了学费也增长了见识。泪水流在心底，笑意写在脸上，温暖留在心里，奋斗者的坚毅品格，将再多的坎都留给了上一年。

过年，是一次放松，一次休憩。在人生马拉松式的拼搏中，也有风雨也有晴。不妨在阖家团聚中，承欢父母膝下，把自己还原成孩子，享受亲情的温馨。当然，疫情肆虐的当下，禁忌不出，网上遨游，不失为特殊时期赏目的补缺；也可以踏雪寻梅，探春林下，暗香袭人无须问，春在枝头已十分。但要谨记，别嗜酒喝醉，猛吃伤胃，熬夜晚睡，让心受累啊。不妨过滤一下思绪，梳理一番过往，

连载



不要客气啊。”陈清起身接过郁洋的公文包和茶杯，给他的杯子里续满水。“我来不是为了吃饭，是想听你给个说法。”马忠良似乎憋着一肚子气，他长得干瘦，但目光炯炯有神。郁洋笑着说：“知道，咱们边吃边谈。本来今天很忙，我们正在迎

郁洋心里瞬间一亮，他明白郭副书记此举的用意，买水喝大约是托辞，其实是想让胡组长看看湿地公园。建设这个项目时，郭副书记是常务副指挥长，从项目申报、规划设计到具体施工，主抓了两年时间，是在隐山的一项杰作。

公园门口有一排小摊，卖各种玉器、折扇、儿童玩具等旅游纪念品，郁洋买矿泉水的时候，果然郭副书记和胡组长也从车上下来，郭副书记边走边介绍湿地公园的情况。胡组长背着手，“嗯嗯”地点头。

有一个光膀子的汉子坐在摊位前抽烟，他卖的是红木手串，标牌上写“每串二十”。胡组长像是忽然来了兴奋，笑呵呵地问：“老乡，今年收成咋样？”

光膀子汉子先是一愣，听明白后看了看胡组长，似乎对他的做派很反感，瞪着眼睛说：“买不买？不买一边去！”

“你这个同志，怎么说话呢！”郁洋大声斥责道。

胡组长被呛了个大红脸，然后头一扭，转身就往回走。郭副书记瞪了光膀子汉子一眼，赶忙紧跑几步，先去拉开车门。郁洋气得直跺脚，

却也顾不得多去理论，抱着几瓶矿泉水追了上去。

五

后来回想整件事情的过程，郁洋觉得从一开始就像陷入了一个波谲云诡的泥潭。

郁洋以为检查组下午会召开全体会议，向区领导反馈本次检查的情况。他从小里认为隐山的扶贫工作是扎实的，对本次检查考核的前景充满乐观期待。没想到胡组长回酒店后接了一通电话，又跟其他成员商量一番，然后宣布说检查组下午返程，考核结果汇总后以书面材料反馈。

午饭郁洋都没心思吃了，陈清电话里说马忠良到指挥部讨要说法的事情悬在心里，使他隐隐感到不安。王旭光区长这两天在库区，如果马忠良堵在门口，或者当着王区长的面说一些不知轻重的难听话就不好了。政府各部门里说是各司其职，但对于像水库移民、旧城拆迁、扶贫攻坚、创建文明城市等专项工作，则是每个部门都分派有任务。拿郁洋的扶贫办来说，不仅要统筹做好全区的扶贫工作，分派给他们的隐山水库移民包保任务也不能丝毫懈怠。在机关工作浸淫日久，郁洋的体会是理想获得褒奖非常艰难，遭到批评却非常容易。而且荣誉给单位带来的正面影响很短暂，转瞬即逝。批评给单位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很漫长，久久不退。

郁洋决定赶到库区找马忠良谈谈。前往库区的路损坏严重，由于即将被水淹没，也就没再进行整修。郁洋在路上打电话给陈清：“我马上到库区，你找到马忠良，中午我们在桥头餐馆请他吃午饭。”

“好。”陈清说，“马忠良一直在蛇王庙倒塌的废墟里创那尊木雕神像。”

库区位于淮河一条重要支流的两岸，隐山水库的大坝拦截支流河道而建，其实是个淮河的治水工程项目。台风暴雨使河水上涨，浪花翻滚，有采砂船正高扬着支臂“咕咕咕”地抽沙，仿佛在水库淹没之前争分夺秒地捞取最后一桶金。赶到桥头餐馆，陈清和马忠良已经到了，桌上摆着四道菜，红烧鲫鱼、炖猪腿骨、辣椒炒牛肚、清炒茼蒿菜，马忠良一身泥水，撒身坐得离桌子远远的，正看着门外抽烟。

“老兄，久等了。”郁洋连忙笑着打招呼，“来，坐近点儿，吃个便饭，

检。但仍然抽出时间来找老兄面谈，就是想解决问题嘛！”说着，郁洋举起茶杯，“工作日中午不准饮酒，我以茶代酒哈！”

马忠良似乎渴极了，端起陈清倒的啤酒，一仰脖就喝光了。

郁洋微微一笑说：“老兄啊，隐山区近年来所有的拆迁项目我都参与过，都包保有任务。每个拆迁户都有不同的诉求，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难题，但最后不仅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我还和拆迁户成了好朋友。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比如说孩子上学，申请政府救助，甚至家庭纠纷，等等，能解决的都尽力解决，能帮忙的都尽力帮忙。对您也是如此，试想一下，政府耗资29亿元的水库都能建成，您个人的难题我们解决不了吗？”

陈清给马忠良撇了一条肚皮饱满的鲫鱼，说：“吃菜，边吃边说。”

马忠良听了郁洋的话，脸上僵硬的表情稍显柔和，说：“别的事情与我无关，我只要求赔偿我的蛇王庙。”

“说得不好。”郁洋点头道，“您说别的事情与您无关，其实这句话正是我想说的。老兄请想一下，您的住宅，按照拆迁补偿方案置换成了移民区三室一厅的电梯房，对吧？

您的耕地和林地已经按照赔偿标准，赔偿款足额一次性打进银行卡。没错吧？可以说关于您的赔偿，已经全部到位。我作为区政府派来的移民包保单位，对您的安置工作已经完成。蛇王庙的事情，不在移民指挥部划定的拆迁补偿范围之内，因此，也就与我的工作无关。”

马忠良将啤酒杯往桌上一蹲，眉毛瞬间竖了起来，似乎要发作。

“老兄别急，听我慢慢说。”郁洋连忙摆手，说，“不错，那半山腰上的蛇王庙是由您个人出资翻建的。我们多角度看问题，不要站在您的个人立场说话，也不要站在您作为区派干部的立场说话，我们从其他村民的角度看这件事。假如其他村民说，谁让马忠良私自翻建蛇王庙的？是他家的宅基地吗？翻建经过村集体协商允许吗？您怎么回答？这次隐山水库移民拆迁，政府在七年前就下达了停建令，别人家在停建令之后新建的住房，有的还是小洋楼，都没有列入赔偿清单，何况您老兄私自翻建的蛇王庙呢？”

马忠良脖子一梗说：“那可不一样，我的蛇王庙是在停建令之前盖的。”

马忠良一怔，然后腾地站了起来，说：“我不吃了！”说着转身就要走。

陈清连忙攥住他的手，将他重新按倒在椅子上，说：“老兄别急，郁都主任把话说完嘛！”马忠良将肩膀一甩，眼睛瞪得溜圆。陈清拿起碗，给他盛了一碗腿骨汤。

郁洋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缓和下来，说：“论年龄你是兄长，怎么脾气比我还毛呢。我刚才讲的是实情，是基于法律层面的事实。老兄就算嘴上不服气，心里也保准同意。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是人情社会，政府做事情，不仅讲法律，同样也讲人情世故。您一个人肩挑背扛，一砖一瓦在半山腰建起了蛇王庙，付出了辛劳和汗水，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愚公移山的精神，更是一种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您翻建蛇王庙，如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说您搞封建迷信活动，但今天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说您以一己之力保存了隐山的传统文化。蛇王庙——放眼整个淮城，唯独我们隐山有这么一座。老兄，您是有功劳的！”说着，郁洋拿起酒瓶给马忠良倒满酒，